



新 风 歌

36.557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 风 歌

(越 剧)

上海越剧团《新风歌》创作组编剧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字数39,000
1976年11月第1版 1976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8171·1686 定价: 0.24元

于春兴担任了区委领导工作，经常回到清管站参加劳动，保持了清洁工人的本色。



于春兴启发海英：不仅要扫清马路上的垃圾，而且要清除政治思想上的灰尘垃圾。



于春兴揭露了张利芬送来的一块手表，
是妄图敲开无产阶级政权大门的『敲门砖』。



于春兴用解放前清洁工人的遭遇，揭露
张利芬的反动面目，教育帮助姐姐。



内 容 提 要

小戏塑造了一个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干部于春兴的形象。海英毕业后分配在清洁管理站工作，于春兴的姐姐桂珍认为女儿当清洁工不光彩，没出息，想通过在区里当干部的于春兴调换一个单位；新迁来的邻居、资产阶级分子张利芬趁机而入，妄图以新手表为“敲门砖”来达到腐蚀干部、谋求私利的罪恶目的。面对这场斗争，于春兴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拒腐蚀、永不沾，和张利芬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击退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在实际斗争中，帮助于桂珍提高了思想认识。

时 间 一九七四年春天。

地 点 市区新村一角。紧靠着马路的于桂珍家。室外是新村的弄堂口，连着大路；室内有桌椅等简单陈设，边门通里间。

人 物 于春兴——男，40多岁，区委常委，老清洁工。

海 英——女，17岁，刚接班的清洁工人。

于桂珍——女，52岁，春兴的姐姐，海英的妈妈。

张利芬——女，48岁，资产阶级分子。

〔幕启：室内无人，于桂珍从楼上张家走出。〕

于桂珍 (进门向内喊)海英！海英！海英一早去找她舅舅，怎么还没有回来！

(唱)女儿分配在清管站，

左思右想心不安。

人家说海英舅舅在区里，

重新安排也不难。

〔张利芬上。〕

张利芬 桂珍姐！你看我刚才只管讲话，把这个也忘啦！（拿出手表）

于桂珍 手表?!

张利芬 昨天听你说,你弟弟当了区委干部,连手表也没有,这开会、出差多不方便呀!喏,我顺便买了一只,你看看,(递手表)还是内部试销的新产品呢!

于桂珍 哎呀,我是随便说起的,你怎么就记在心上了,真过意不去呀,那这钱——(接过手表)

张利芬 钱我垫了,反正我不用,你不要放在心上……

于桂珍 那过几天再给你。

张利芬 没有关系,互相帮助么。(略顿)桂珍姐,你怎么还不去找你弟弟?

于桂珍 我想等海英回来再讲。

张利芬 这种事情,你要亲自去讲!(献计)喏,假使你弟弟怕拨动一个太突出来,可以调整几个!

于桂珍 调整几个?……对,你家小敏和海英很要好,最好两个人一起调出清管站。

张利芬 小敏倒没有关系,条件也没有海英好,假使你能帮忙,那当然感激不尽。不过我是为海英这姑娘可惜,她是红卫兵干部,自己不大好讲,可你做娘的要快点抓紧!

于桂珍 嗯,我去找春兴!(下)

张利芬 桂珍姐,走好!

(念)新手表带给新干部,

无权人寻上掌权人。(下)

[于春兴内唱:春色满城人欢笑,

[于春兴、海英推着垃圾车上。

于春兴 (接唱)清洁工扫大道,红太阳光辉心头照。

(夹白)海英,你看——(指看大路)

征途上一路阳光一路歌,

仍有那逆风卷处灰尘飘。

今日你手握扫帚上阵来,

海英 (唱)偏遇着妈妈反对又阻挠。

于春兴 (唱)阻力来自旧观念,

对症下药方见效。

海英 (唱)这几天小敏妈常往我家跑,

妈妈她搬来歪理十八条。

于春兴 喔!

(唱)调查研究辨风向,

看准垃圾来清扫。

海英 好!(进门)妈妈!(对于春兴)舅舅,妈妈不在家,可能找你去了。

于春兴 噢。那我们先把那段路扫完!(解下挎包)这挎包,你给我放好。

海英 (接过挎包)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呀?

于春兴 一件红马夹。

海英 红马夹?就是你在解放前当清道夫的时候穿的红马夹?

于春兴 是啊……

海英 噢,今天特地把它带来的?

于春兴 嗯。(拿扫帚欲走)

海英 舅舅,你在家等妈回来!(交还挎包)那段路交给我吧,保证完成任务!(抢过扫帚下)

于春兴 (高兴地)哈哈!(坐在门口修扎竹帚)

〔张利芬上来随手乱倒垃圾。〕

于春兴 喂,同志,垃圾可不能乱倒呀!

张利芬 一点点垃圾,有什么关系。

于春兴 都象你这样,把垃圾倒在公共场所,就会腐烂发臭,滋生蚊蝇,危害可大啦。(略顿)你大概就是楼上新搬来的小敏妈妈吧?

张利芬 是呀!老同志,扫马路不能怕麻烦,这为人民服务可要全心全意呀!

于春兴 嗨,你说这扫马路也是为人民服务?

张利芬 怎么,这点起码道理也不懂?你得好好学习学习嘞!

于春兴 是该好好学习。但不能光凭嘴上讲,还要联系实际呀!(见张利芬欲走)哎,听说你女儿张小敏也分配在清管站?

张利芬 这……还没有定呢!

于春兴 你应该支持女儿去清管站,让她好好为人民服务么!

张利芬 你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

于春兴 我是清管站里的人,怎么不了解情况!

张利芬 哎呀,你扫你的马路,不要多管闲事!

于春兴 这话可不对!青年人接班怎么是闲事呢?这是一件大事,我们都应该管!

张利芬 你管有什么用?现在做事末,都要讲个政治原则,下级还得服从上级。我女儿分配在哪里,听我讲没有用,听你讲也没有用!

于春兴 那要听谁的?

张利芬 听领导的,听区里的!讲得具体点末——要听区委常委、专门负责毕业分配工作的老于——于春兴同志!

于春兴 哈哈，原来是他呀！

张利芬 怎么，你认识他？（一想）噢，对了，听桂珍姐讲，她弟弟原来也在清管站工作的。

于春兴 是呀，和我这个扫马路的差不多！

张利芬 差不多？他坐小汽车，你推垃圾车，差得远啦！

于春兴 坐小汽车就不能推垃圾车啦？你这个思想可过时咯！还得好好学习学习！

张利芬 （一楞，旁白）这个人究竟啥路道？是不是海英她——（看了看于春兴）不可能，不可能，看他那个样子，就是扫马路的。

〔海英拿着扫帚上。〕

海 英 舅舅，这段路扫完啦，你检查检查！

于春兴 好。（查看马路）

张利芬 （惊讶）啊！（拉海英至一旁）你叫他什么？

海 英 舅舅呀。

张利芬 就是你区里那个舅舅？

海 英 我只有这一个舅舅呀。

于春兴 （回过身来）海英呀，扫得蛮干净。

张利芬 （尴尬地）嘿嘿，老于同志，没想到你区里工作那么忙，还深入群众，参加劳动。

于春兴 阴沟不通要发臭，人不劳动要变修呀！

张利芬 对对。桂珍姐不在家，先到楼上坐坐，喝杯茶！

于春兴 不用啦。（进门）

张利芬 （旁白）看来这个新干部不大好对付呀。（下）

于春兴 海英，小敏她妈妈在哪里工作？

海 英 听小敏讲，文化大革命前，她妈妈在区百货公司当过

会计,现在好象在钟表店工作。

于春兴 百货公司里当过会计……叫什么名字?

海 英 叫张利芬。

于春兴 张利芬?(警觉地回忆着)

海 英 (倒开水)舅舅,你认识她?

于春兴 不认识。前年清队的时候,区里百货公司的两位同志向我调查过一个人,也叫张利芬!

海 英 喔。

于春兴 海英啊,我们清洁工人应该牢牢记住,思想上还有垃圾要清扫啊!

海 英 我懂啦,不但要扫清地面上的垃圾,而且要把头脑里的灰尘垃圾统统扫进垃圾堆!

[于桂珍从外面回来,听到海英的声音。

于桂珍 海英——(进门)哎呀,春兴,你可来啦,刚刚我寻到你家里,又寻到区里。

于春兴 今朝我休息,回清管站劳动,顺便来看看姐姐。

于桂珍 你到了区里工作,连这里也好久没有来啦。坐呀!海英,快给舅舅倒杯茶!

海 英 已经倒好啦。

于桂珍 (坐下)春兴,最近我们店里工作学习很忙,几次想来看你也没有空。

于春兴 听海英讲,姐姐找我有点事?

于桂珍 暖暖……(欲说难讲)

海 英 妈!你不是要找舅舅帮忙吗?我把舅舅找来了,你怎么不讲话呀!

于春兴 是不是有关海英的工作问题——

于春兴 可是海英他们青年人说得好，一把扫帚一杆枪，扫不尽垃圾不下岗！

于桂珍 人家讲，年纪轻轻小姑娘去扫垃圾，没有出息，将来对象也难找！

海 英 妈！只有没出息的思想，没有没出息的工作！

于春兴 是啊，清洁工一人脏换来万人洁，双手臭换来满城香，这工作很有意义很光荣呀！

于桂珍 人家讲——

海 英 妈！你不要老是人家讲，人家讲，要自己拿主意！

于桂珍 我当然有主意。

于春兴 海英，人家讲的，我们也应该听听。姐姐你说的人家——

于桂珍 就是楼上小敏她娘张利芬呀，人家搬来不久，对我家关心倒不少。喏，她听说我要给你买只手表，就想办法买来啦。（拿出手表）

于春兴
海 英 手表？！

于桂珍 这钱还是人家垫的呢。

于春兴 看来……（深思，自语地）这张利芬是个“有心”人呀！

于桂珍 是呀，人家邻居都那么关心我们，你可不能不帮忙呀！春兴！

（唱）满池荷花根连根，

你我两家亲不亲？

于春兴 （唱）一条苦根一家人，

一个阶级心贴心。

于桂珍 （唱）一家人手臂总要朝里弯，

心贴心就该开个方便门。

于春兴 (唱)手托千斤怎能弯,
心装万家步步要走正。

于桂珍 (唱)人家说你权在手,

于春兴 权!?

于桂珍 (唱)难道说这点小事也难照应?

于春兴 (唱)做一个人民勤务员,
没有特权讲私情。

于桂珍 (唱)只要你名单上面划一划来拨一拨。

于春兴 拨一拨?

海英 (唱)你这是偷偷摸摸走后门!

于桂珍 这算啥走后门,这是合理调整!

于春兴 合理调整?姐姐!

(唱)拉车先要试份量,

走路更须看方向。

你可知,名单上面划一划,

划去了本色涂脏了思想;

前进路上拨一拨,

拨歪了航向进错了港!

清洁工阶级委托掌了权,

怎能让歪风吹到邪道上?

于桂珍 大道理我讲不过你,反正海英不能到清管站去!

海英 我偏要去!

于桂珍 我是为你好!

海英 你这是用旧思想害我!

于桂珍 你还有没有我这个娘?

海 英 娘思想上有灰尘,就应该打扫打扫!

于桂珍 你——(气极)好呀,你……你来扫吧!

于春兴 姐姐,我做了几十年清洁工,你都不嫌弃,为什么今天海英去清管站接班,你偏要反对?

于桂珍 过去你扫马路,那是没有办法;可是今天——今天你完全有办法,为什么还要让海英去扫垃圾?为什么偏偏让她去做低人三分的清洁工?

于春兴 低人三分?!解放前在那些老爷太太眼里,清洁工人何止低人三分,简直不如牛马呀!可是今天你姐姐也这样看待清洁工,这可是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呀!

于桂珍 剥削阶级?!好呀……记得你九岁那年,爹娘惨死以后……我是又做姐姐又做娘,千辛万苦把你抚养大,只盼你将来有了出息,我也好有个依靠。没想到……今天连这点小事也不肯帮忙!你是忘了过去……(伤心)

于春兴 忘了过去?!(激动地拿过挎包,正要取出里边的红马夹)姐姐——

于桂珍 不要叫我姐姐!你是当了官、掌了权!眼睛里没有我这个姐姐啦!(气极,冲进内室)

海 英 妈妈——(追进内室)

于春兴 (心潮起伏)当了官,掌了权!(激动地)当了官,掌了权——

(唱)一语似箭心中穿,

当“官”掌权为了谁?思潮滚滚浪花卷。

多少先烈南征北战热血染山川,

才夺来人民江山红色政权;

多少工农文化大革命齐上阵，
为的是革命政权万代传。
到今朝群众给我手中权，
怎能够利用职权拨弄小算盘？！
常言道毛毛细雨湿衣裳，
小小蚁穴毁堤岸。
清洁工要思想清洁心眼明，
容不得半点灰尘来侵染。
为什么姐姐都讲“人家”话？
为什么张利芬“关心”不一般？
背后文章要查明，
暗流浊水须追源。
眼前是大江南北战鼓急，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金光闪。
要为无产阶级掌好权，
打一场清除垃圾进攻战！
〔海英拿了小背包急上。〕

海 英 舅舅，我——

于春兴 你这是——

海 英 我现在就到清管站去，干脆住在那里，跟妈这种旧思想彻底决裂！（欲走）

于春兴 跟旧思想是该彻底决裂！可是灰尘垃圾没扫干净就走，这还不大象个清洁工人啊！

海 英 可这思想上的灰尘垃圾真难扫呀！

于春兴 我们扫马路，有时候碰到一种鬼头风，它卷着垃圾到处走，很难对付！

海 英 妈妈她也是鬼迷心窍啦!

于春兴 看来是有人在背后煽动歪风邪气!

海 英 那怎么办?

于春兴 我们就来一个针锋相对,刮它一场革命之风!

海 英 好!我先把这只手表还给她,问问她是什么用意!(拿起桌上手表欲下)

于春兴 慢!手表先留着,还有用。你先去找张小敏谈谈,要诚恳热情,耐心帮助。

海 英 我懂啦。

于春兴 我跟有关部门联系一下,摸清张利芬的底细。等会在这里碰头!(下)

海 英 嗯。(对内)妈,舅舅等会就来,我在小敏家里。

[海英欲下,张利芬上。

张利芬 海英,你舅舅还在吗?

海 英 他走了!(下)

张利芬 他走了……

(唱)拿扫帚的掌大印,

不信他铁石心肠无私情。

常言道硬树自有硬虫钻,

要叫他一根栋梁蛀空心。

桂珍姐,桂珍姐!

[于桂珍从里间走出,闷闷不乐。

于桂珍 小敏娘,坐吧。

张利芬 怎么,不大高兴呀?

于桂珍 为海英的事,跟她舅舅闹起来啦。

张利芬 闹起来啦?……我跟你说的——